

阿將的自尊心和榮譽感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的「阿沙力」作風，往往也是在獲得足夠的尊榮感之時，立即而明顯的展現出來。



讓人不太明白：他的業餘興趣，既有趣又具產業經濟價值。要是能鼓起這人的某種危機意識，他可以恢復猛男本色，兩肋插刀，成為某一類的捍衛戰士，震開膠著不清的場面。

## 熱血漢子賣頭顱

職業軍人陸軍士官長退伍的阿將，在自家三樓成立跆拳道館，義務擔任村內泰雅族少年的教練，試圖導引他們離開

「保力達加米酒」和摩托車狂飆的迷誘。

阿將充分利用在澳花派出所業餘時間，曾較大規模飼養過山羊，接生過小羊，並擠奶分享，他還首開風氣之先，種植枇杷和釋迦，產銷狀況不惡。

這些經濟活動，除了證明阿將的勞動力、儉樸性情和創業精神，更顯示他和澳花村深刻的感情連結，以及帶引村民開創新經濟的用意。

河洛人的阿將，頗有泰雅族人的黝黑膚色和開朗性情，初識的泰雅族人常以為他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士兵。阿將因口音、生活習慣、宗教信仰、政治立場和人們交往態度的「綜合體」，總讓人弄不清他的來路，乃至迷惑得很。

對台灣社會脈動相當留意的阿將，因少年時期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就讀，專心致志參與莒光日教學活動，政治思想十分傳統而忠貞，甚至有濃重的古典色彩。他特別對於「反清復明」的鄭成功先生、洪秀全先生和孫文先生給予高度景仰，只歎生不逢時，沒能趕上他們「拋頭顱、灑熱血」的號召；於是，阿將在台灣政治解嚴後，只要發現有人高舉旗幟或孫文先生肖像，便跟著熱血沸騰，不能自己，很想站上「第一線」。

# 澳花村新古典猛男 阿將哥

在台電於澳花村的說明會上力排眾意，全力支持政府電源開發的阿將，是澳花村的奇人。

九四〇年代出生的阿將，是土生土長的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人，是形象和思考都具新古典氣息的猛男勇士。

「年過半百，六十有找」的阿將，喜歡新識的朋友叫他「阿將」，這個小名，主要是它的音韻鏗鏘、氣勢不凡，比較符合他的自我認知和良好的自我概念。

年紀有一把的阿將，從青春期及至更年期，依然保持不變的猛男身材。他一身活跳跳的隨意肌與不隨意肌，和他堅守單身的生活當然無關，而是阿將常年鍛鍊身體所致。

阿將是個身份很豐富又單純的澳花男人；阿將的政治立場，既鮮明又



對於年近六十而仍勇猛健壯的澳花村猛男阿將先生，常因政治言論過於激烈，而時有「某一派同路人」的嫌疑；而他不時展露的一身隨意肌和不隨意肌，亦頗具十九世紀義和團或黃花崗烈士的古典色彩。（攝影／林校旺）

文、圖／哈勇



## 尊榮為力 兩肋插刀

阿將的自尊心和榮譽感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的「阿沙力」作風，往往也是在獲得足夠的尊榮感之時，立即而明顯的展現出來。

台電公司在澳花村深山的大規模工程進行初期，遭遇當地村民及部落環保人士不同主張的阻撓。所幸，經高人指點，找到澳花村「後現代猛男」阿將，積極以國家民族大義、以及經濟發展關乎民生的「大是」向他簡報，激發他的慷慨情懷和忠義情操，這一工程才得以在阿將適時展現力與美的肢體語言和鏗鏘陳詞後，懾服會議的反對雜音，讓形勢逆轉，而順利動工！

看似少壯之年的阿將，的確也不顯老。他在九〇年代中期，變換了三樓鐵皮屋的跆拳道館，改為某門派某山頭的某種會所，並高懸貴氣的金黃綢緞布面獎狀以及某些「革命偉人」的剪報照片，佈局相當英偉而時尚。

隨著台灣政治解嚴和言論自由大幅開放，阿將在泛政治氣候中，也略有輕微「感冒」，以及因政治意識引發的頭痛、頭暈、流鼻水及發冷、發熱等症狀。當他的政治信仰在開放言論中被模糊；當崇拜的壯烈氣氛被矮化；當高舉揮舞的旗幟被人忽視，這都讓他的「感冒」久久不能治癒。

阿將改懸那幾面黃綢緞「令旗」，堂而皇之播舉某門派某山頭，是他治療「堅貞政治理念被鬆動」的偏方。連同後來追隨另一面「黃旗黨」強力針對台灣本土意識，藉由「抗美與親日」跟人去劃清這個界，那個線，而轉變為擁抱「紅旗」，引用「匪話」，阿將真是頭暈目眩了。

鄉土阿將比政治阿將可愛得多了。長年隱居在宜蘭縣南

澳鄉澳花村泰雅族迷你部落的阿將，若能察覺這一點，回歸為一名擁抱鄉土的小國民，讓純樸良善本性得以自在伸展，他會活得更健康。即使他不時展露的「抵抗歲月有成」的猛男肌肉，仍具力與美，至少，可以不像在零碎卻強烈的政治口號下，顯得那麼嚇人。

## 雅趣託寄台灣情

在澳花村民中顯得有點不平凡的阿將，是澳花村極少數不時郵購書籍的村民。他的書房和收藏天然雅石的三樓，在澳花村的上下部落之中，包括當地最高學府的澳花國小，也是最具清新氣質的所在。

阿將收藏的天然雅石，「多半撿選自大濁水溪。這些天然雅石究竟有多雅，儘管見仁見智，但阿將看它們順眼，也在其中看出某種山水意境或人物、動物形象，至少對他來說，總有樂趣可得，或有情思可託。

這些大小不一、形態色澤殊異的石頭（阿將不希望暹呼它們石頭，相信還會有更好的稱喚），在相異中仍有一致的風格；變化裡自有相似的形貌。特別是阿將撿自大濁水溪中漂流木裁切彫刻而成的「雅石台座」，基本上都不出「台灣造型」和「梅花標記」兩款。

對於年近六十而仍勇猛健壯的澳花村猛男阿將先生，常因政治言論過於激烈，而時有「某一派同路人」的嫌疑；而他不時展露的一身隨意肌和不隨意肌，亦頗具十九世紀義和團或黃花崗烈士的古典色彩。

然而，若置諸瀾漫於台灣的泛政治聯想中，阿將的一系列雅石台座造型，其「台灣」與「梅花」，應當還是更優先，更鮮明的。